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004/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九一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史折三卷續編一卷

〔清〕賀裳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一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附閩溪紀畧一卷

〔清〕施鴻撰 施綸註 附 施鴻撰 盧元昌評點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自刻本

一九四

垂世芳型十三卷

〔清〕金維寧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康熙賀劬堂刻本

二八五

刪訂通鑑感應錄二卷

〔清〕秦鏡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張聖佐刻本

四一八

綠萍灣史論初集一卷史論二集一卷

〔清〕朱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七五

詩史十二卷

〔清〕葛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五七七

四言史徵十二卷(一)

〔清〕葛震撰 曹荃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曹氏芷園刻本

七一一

史折三卷續編一卷

〔清〕賀裳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折三卷

續一卷》提要

自序

史折者取論史者之言而折衷之也吾於古人特世
既遙亦且夷險異境執筆以論千載之上可以惟所
欲言抑知其情其事實有不盡然者哉竊嘗歷窮其
態大都拘攣者難與變通矯枉者多成邪僻輕率者
不詳本末深文者易入支離因人者無所發明傳會
者半由穿鑿若其文詞蕪劣人所不談可無論矣間
有鉤淵繳雪之思飄風湧泉之舌抉幽剔隱獵異取
新能使一時之耳目改觀百世之精神如見然其爲

序

猶將集

鄭人聞周朴燕相說郢書者亦不乏矣丹鉛所經隨
事辨析寧敢過索今人之瑕要期不誣前人之事而
已抑有嘆焉余固蠢蠢多言者也目之所經輒興五
嶽手之所觸如瀝百川生平讀史其波瀾稍濶者既
已入之論部片言短幅亦復彙而成書又安保無折
衷吾言者乎要以能通情理之窮而不爽是非之正
則雖握我之矛刺我之盾所任受矣至茲編詞句荒
拙益原書之字旁題尾初無意於成文想達者能畧
其玄黃也江南葉子題

史折目錄卷上

史懷後語序

鄭伯克段二段

鄭莊公二段

諫納郕鼎

寃對

呂卻

懷羸

趙盾

邲之戰

魏絳和戎

叔向母

立良止

載書丘賦

討公孫黑

拒求環

史折目錄

猶將集

史懷

襍火

周語魯頌

臧密

齊國佐

陳軫

甘茂

江乙

鴻門

呂后問相

吳太伯世家

季子

重耳去齊

子產博物

陶朱公

蔡世家

魏世家

蘇秦

張儀

商君

信陵君

平原君

魯仲連

淳于髡

王翦

豫讓

平陽侯

晉侯

附南

淮陰侯

衛大將軍

文君

食貨志

良園

霍光

附蕭望之

二疏

漢元帝責丞相御史

貢禹

史折目錄

猶將集

史懷

王商

翟義

孝平皇后

郭皇后

鄧禹

齊武王續

方望

隗囂

寇恂

馮衍

第五倫

王霸

崔寔

張溫

先主種菜

關張立直

不攻劉琮

諸葛亮

正統

管路

孫策

孫權

胡貴嬪

王渾杜預

山濤山簡

晉明帝

任愷

王敦桓溫

謝安

王羲之

慕容廆

史折錄

備將集

史懷三

史折卷上

曲阿賀 蒙黃公撰

古膠徐時勉克勤閱

史懷後語 并序

孫男 龍翔士雲

應仲小范 全校

古今說史者多矣。惟景陵鍾氏史懷最能發人意智。如論召公始見周公之攝政而不悅為直道。繼聞伊陟甘盤之事而悅為虛心。論封微子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論陳涉曰。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為非。俱至論余故推為萬曆以來第一書。然亦有言不盡意者。余為引伸之。有可觸類者。余為旁証之。亦有近於附會過於穿鑿者。余為糾正之。凡得數條。總曰史懷後語。至余所說史則別為一編。不附載也。

鄭伯克段

鍾子曰。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酒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與為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非必以其能為曲。

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又曰。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掘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賀子曰。此因鄭伯之克段。太易遂視段太淺耳。然云段無大志。則非矣。設無大志。始之亟請後之啓門。卒乘甲兵之繕具。其母子意欲何爲。段實成師之流。而身與其徒才俱不及莊公。使亦非晉昭侯父子比。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也。至冥穎誓泉。當憤恨時。不覺爲之太甚。事過而天性復萌。穎考叔意欲挽回。其時尚未知公意思。此事可以曲諷。難以直陳。觀其賜食舍肉時。情形節次。種種具有苦心。設公無悔志。必另有正論感動。亦不專恃掘泉一策也。及聞公語。倉卒間。卽就公誓中生出。一段妙想。不煩枝節。迎刃而解。雖事近於戲。所全實多。吾嘗以穎考叔勝於茅焦。蓋折諍之艱。固不及轉移之捷也。而曰莊公惡有絕母之名。以悔字愚考叔。考叔亦以掘地愚莊公。夫莊公悔不由心。僅以塗飾。

耳目則破城出。毋誰阻之者。反不能如此遷延。且其人英發。亦非人所能愚也。大抵莊公母弟間。不爲無失。欲專移獄于公。則爲失平。嘗思襲鄭時。漫不爲備。段入而執莊公。生之乎。死之乎。抑仍君之乎。故下誘。忽而有誓泉之事。至考叔委曲將順。而莊公母之倫已全。考叔君臣之義亦盡。觀其兩心相照。真是看目互語。言辭特假托耳。此固非豎儒所知也。○論莊段之獄者。左氏譏失教。穀梁謂宜緩追逸賊。夫其人方處心積慮。奪吾之國。而謂可以口舌化誨乎。若緩。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追逸賊。則奔其後。亦未嘗越境窮追也。處莊公之地者。或從母邪。志讓位可耳。然而泰伯之節。固難貴之。常人州吁之禍。安能聽其自至。惟誓泉一事。爲已甚。若其兄弟間。必欲恕段苛莊。吾不能不爲平反。

鄭莊公

鍾子曰。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朝其口于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

予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
 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
 賀子曰人許之師三國同功鄭自不可獨取若漫
 壁畫而去徒費軍實又所不爲仍界許人守許不徒
 市德解怨亦所以謝齊魯也然觀其語公孫獲之言
 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於許我死乃亟去之蓋老于
 兵間深知彼已身在則許不敢有異圖身沒亦非後
 人所能彈壓顧必使獲據其半者莊公英武強毅常
 沾沾有於功好勝之心猶晉獻公曰我以武與成是

以能臨諸侯此其習也春秋克人之國者多矣其所
 謂服而赦之惟楚莊之許鄭平自知力能駕馭然原
 無俘執之憾秦穆釋夷吾則已聚國而謀至夫差于
 勾踐漫無成算始則屈之過辱後乃信之過誠遂成
 養癰之患若莊公出自獨斷慮始慮終可謂得善後
 之策矣抑天下謀齊子與畫止救燕者亦云置其君
 而去之即使許大夫奉許叔意也又何譏乎莊公
 鍾子又曰已射中王肩宿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
 陵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

司馬懿車駕宿伊水促送長慢大官食具詣行
 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
 相遠也
 賀子曰鄭莊公雄畧武幹饒有霸材惜其下皆進取
 之士不知大體桓武之勲世執政柄忽分之號不無
 快快何至不顧名分遽自取麥取禾乎朝而不禮何
 足怪也穉葛之戰事由救死罪則無將乃射肩之後
 更欲從之此與賈充錢鳳之徒曷異哉然從古奸雄
 雖負震主之威原不願行弑逆之事今鄭傷王天下
 勢必爾鍾氏比之司馬昭哭曹髦此充類之論尚非
 當日情事也蓋莊公世習緇衣之愛屢以王師伐人
 方自矜材智儼然以方伯連帥自居分其政已不
 奪其政愈加憤不知君臣之際有不可以曲直論者
 如齊小白責楚苞茅以尊周周乃陰召鄭令從楚更
 欲輔之以晉豈非世之大不平者齊魯不改敬惜鄭
 之君臣不知此也嗚呼此孔子所以正桓公而仁管
 仲歟

真母傷王。皆天壤不救之事。莊公兩犯之。罪洵重矣。抑吾因鄭事有感。賦隧而遂。駕毛裏之歡。射肩。翻遽。息六師之討。令人何所懲勸。嗟嗟世之衰也。爲人上者。亦失策矣。遇恭謹則。沛加責備。值強狡則。姑務令容。何怪亂賊接踵哉。流覽家國。蓋不徒一鄭寤也。

諫納高鼎

鍾子曰。如宗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滅僖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郕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卽迂。詳卽累。此何等事。而暇爲

史折

舊詩集

史懷

此迂累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闇于裁也。賀子曰。羽父弑隱立桓。故哀伯不無投鼠忌器之意。若如所云。則先討鞏廢桓可耳。而國中素有攝位之議。不能正隱之爲君。則亦不能正桓之爲賊。然殤之視隱。孰疎孰親。魯之視宋。孰緩孰急。不討鞏而討督。不幾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哉。卽桓公毅然與師。何異于楚雲王之戮慶封也。大抵隱終桓始之際。魯人多負于大義。故遇事難于正言。而微用譏諷。齊之樂高陳鮑。能追戮崔杼之屍。攻逐慶氏。羽父沒身無恙。不

徒魯人材畧不如。亦由景公不與於弑桓。實先聞之者也。然律之晉董狐。齊太史終抱愧焉。

寬對

鍾子曰。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於齊侯而死。彭生之手。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齊姜前一段。案寬對相覲巧矣哉。

賀子曰。此言良然。藥書怨卻至而譖其奉孫周以爲逆。及卻氏滅。卽弑公而立周。厲公之弑。獨加荀偃

史折

舊詩集

史懷

之首。幾疑鬼之無靈矣。乃嗣之以府怨之藥。歷蓋之以淫狡之藥。正所謂厚其毒而殲之也。藥范素睦以婚姻。如以怨賊終。禍患之來。何必在外。士鞅亦竟生。吉射曲沃之後。夏見朝歌。五十餘年。直且暮耳。炎者竟安在乎。至藥卻後。先不過二十年之事。尤堪一嘆。范祚少延。固其能辭書。偃不與弑君之報也。

呂卻

鍾子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操放棄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將有想惜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又曰。國

破君亡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苦心幹濟。實實有一段處分。着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卻之才。何滅孤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賀子曰。獻公初亡。中外之心咸在重耳。冀芮能使夷吾乘釁先歸。獲于秦。呂甥又卒致其反國。英斷機警。材略實有過人者。然歸國後。君臣泄泄。無一善狀。背路不言。閉糴弗諫。至經鞫原之難。尚不易慮。改圖豈

史記

衛將軍

史記

工于進取。拙于守成。常思范蠡治外。文種治內。政自各有所長。中包胥乞師復國之後。亦復無奇。治國之功。乃在子西。人真有能有不能也。但恨其宴安自足。不能如鮑叔牙薦管仲耳。晉豈無材。文公佐霸之臣。亦不僅胥狐趙魏也。栾枝先軫之儔。何人不在其肘下。故觀于趙衰之讓。二子不得不與君分過。

太子圉自秦逃歸于晉。懷廩不敢從。亦不敢言。鍾子曰。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姬之待二十五年。不為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為不

依然其從容詳受。似皆遜之。

賀子曰。不敢言全夫婦之情也。不敢從知子圉不足為其身之託也。季隗敵俘齊姜。宗女辰羸穆公之愛息。力能轉移君父者也。其後令之。婚重耳。子圉肅去。罔未與絕。畧無故夫之戀。則其始輕任之去。亦猶張耳之婦庸奴其夫耳。鍾子長者不知辰羸固女子之泉雄者也。

勇士殺趙盾

史記

衛將軍

史記

晉侯使勇士殺趙盾。盾入門入閨。上其堂。咸無人焉。因嘆其易剽。頸而死。鍾子曰。由此觀之。則三傑使兵陳宮至光之家。使累持兵戟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賀子曰。此言僚不當即位。使累不當與仲子仇也。若處履虎之勢。又不得不爾。孫策之傷也。費禪之刺也。踈而無備。可乎哉。

卿之戰

鍾子曰。范子欲釋楚。以為外懼。此深厚久遠之言。反自郢陵使。祝宗祈死。正孟子所為。無敵國外患。若國

賀子曰：晉武帝唐莊宗正與此同。然又有一口。縱數世之患。者此須看其勢。如楚雖強。必不能併晉。而有之與鴻溝之約不同也。常思原軫范燮兩俱格。言嘗相持而不下。讀宮之奇論假道曰：惟忠信能留。外寇而不害。連環不待椎矣。按范燮亦以三強既服。之後。固非假持重為遲。適者可以藉口。余以謀國者。不宜輕失事機。但事平之後。當時屢李沆之慮耳。

魏絳和戎

鍾子曰：貴貨賤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

史折

舊唐書

史續

匈奴止用此四字。

賀子曰：魏絳和戎為國家大利。古今以為口實。然須考其時勢。晉楚爭強。既服鄭人。陳又新附。楚人之憤已極。勢必復爭。爭則戰攻方始。若從事于戎。兵力安能兩支。况戎自請和。縱之權在我。和戎而絕內顧之憂。得專意以事南方。若不之許。必至用兵。兵連禍結。縱使得戎而兵力已憊。無以禦楚。此魏絳有獲戎失華之懼也。苟外無楚憂。戎則跳梁。耽耽偏處。此自富一大懲創。豈得餘安旦夕。致道後患。觀靖康之事。

寒心。即太王一徙。亦自別一轉智。不專恃行成。母得以魏絳一時之功。為唐耿汪秦諸奸解嘲也。

叔向母

叔向之母。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鍾子曰：若此母者。所謂自為謀。則過其為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妬。賀子曰：羊舌虎美而勇。力為藥。盈所嬖。覆亡。洵得毋氣矣。羊舌鮒非即此。婦自生乎。食婪無已。卒以鬻獄殺身。又誰之咎也。

史折

舊唐書

史續

子產立良止

鄭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鍾子曰：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余意伯有若無罪而死。初死即應立後。不當待其為厲也。若有罪而死。

胡為媚妖鬼哉。況子產素有執持稷火請用璫牟玉璫弗與。龍聞涓淵請祭弗許。即晉侯之疾。卜以實沈臺駘為祟。猶辨其非。乃輕為一夢所動乎。吾觀伯有之亡。實子產心所悲憫。但外壓于子哲之強。子哲雖亡。宰嚭豐向在。故猶未敢遽加撫恤。至其慘憺欲存良氏一念。不減于韓厥之復趙宗也。晉政猶未下移。故但揚前舊勲以感動其主。而趙祀已存。鄭族大寵多權。不在上。故必乘國人之懼而始可為立。後又復立公孫洩以示無私。黑之後終不與焉。此正妙于權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變令人陰入其範圍而不覺者也。其後適晉趙景子問之。答以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良霄從政三世。故宜強死為鬼。則無論春秋之世。列國強宗大族。覆亡者不可勝數。即公侯伯子男之君。虞夏商周之胤。其取精更多。用物更弘。社稷丘墟。胡不一盡為淫厲哉。此固所謂神道設教。文以飾聽耳。即其語子太叔者。本懷亦未盡吐也。傳言博敏。朱子亦稱義理甚精。皆溺于其辭而未知其旨。鍾子審其机權矣。亦止就事立論。未審其機權之用也。

載書 丘賦

鄭子孔當國為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鍾子曰。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而後為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為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按此言是矣。但子產既知衆怒難犯。及作丘賦。而有蠶尾之謗。何以不從渾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罕之諫。而曰。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言出其口而忘之乎。蓋子孔欲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以聽執政之法。不得與聞朝政。此徒便已私耳。況國有大事。不詢衆謀。而一人專斷。尤叢奸府竊之道也。鄭介兩大犧牲。玉帛疲于奔命。常賦不足。不得已而增之。非求自利。公私之別不同。故毅然任怨。不顧雖然。國氏果先鄭亡。鄭果先衛亡。此左氏日所未見。姑識其語。渾氏之言。後無一不驗。嗚呼。裕國救時。猶不免殃貽後嗣。故弘羊劉晏。咸不良先。況培克聚歛。如告緡手實者哉。

討公孫黑

鍾子曰子產之誅公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爲虐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
得心死狠甚快甚可爲除惡人之法余以子產之言
雖快但黑之稔惡固非一朝何以必待其將死而後
殺之駟良之爭猶云身在下位與游楚爭室則已執
政矣罪均罰異畧不之責不幾于養亂乎蓋黑之罪
必所當誅而罕駟豐三家輔之實畏其族強黨盛而
不敢輕發故必俟衆憤畢集駟氏自携始敢聲言其

史折

猶將集

史據

罪觀其在鄙聞疾乘傳急歸皇皇然惟恐凶人之良
死國法之不伸但昔何其緩今何其迫此止可謂天
道禍淫之不爽終不得言大臣能討有罪也子哲謂
其助天爲虐則不然若曰貪天之功則亦無辭耳嗚
呼漢石顯典中書恣作威福匡衡爲宰相畏其擅權
不敢白奏元帝崩顯遷太僕離權失倚始追條舊惡
斥歸故郡遂爲王尊所糾謂奏罰後時無大臣輔政
之義僞之討黑亦寧異是子產雖賢恐不可令王子
贊見也

平丘之會

鍾子曰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戚心內治不
修此晉霸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
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
服人去力服者遠矣况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
齊人驕魯人急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
此多少苦心卽彌縫支吾猶懼不及鮒以貪間之求
貨于衛小人不顧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賀子曰晉歸汶陽之田于齊而諸侯貳則爲蒲之會

史折

猶將集

史據

虎祁成而諸侯貳則爲平丘之會謀國者各具一苦
心然齊頃公七年不飲酒食肉晉安能無懼自爲謀
不得復爲魯謀也季孫行父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
猶指前事暗諷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盟
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自反無
愆猶能正論屈人至平丘盟而晉寔多慙德不得已
借威于王命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而後叔向得濟其憂辨折服齊人此幾
于博者之孤注不堪再擲矣至對魯人曰寡人有甲

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饋于豚。上幾似暴豪無賴之言。豈成盟主？子服惠伯曰：為夷秦之使事齊楚，何瘳于晉？吾豈無大國，則亦以無賴要之言。悖出者悖入矣。無端執意如無端，又欲釋之反為孟椒所挾，欲從會而歸，雖用叔魚之詐以免，要皆曖昧狙獪，非大國所為。然靈王死而楚無遠圖，齊雖有飛揚之志，固無深識。公室則日卑，晉之憂是在內，不在外。叔向徒欲虛崇外體，亦自枉費心力耳。身死而不祀哀哉。

史折

舊唐書

史懷

史折

舊唐書

史懷

鍾子曰：叔魚脅魯季孫歸，感恩知已，小人不情而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器使之妙，妙在用詐，腐人不知也。賀子曰：叔魚偽傳，棄館之命而泣，其術雖狡，平子聞之而懼，其識最陋。今從孟椒之語，從會而歸，不惟國耻雪後亦不敢輕視魯之執政矣。韓起患之，問于叔向。答以鮒也，能不徒妙于使詐，亦深見意如之易與。但不屑身為狙獪也。若如叔孫婍父子，其可劫乎？此真下材何當于奸雄，乃有乾侯之事，寔其君之妄也。

拒求環

鍾子曰：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余以此實明欺韓子之弱耳。若遇楚靈王，其敢抗逆乎？纔賦吉日，仰具田脩矣。未常不先意逢迎也。蓋子產智士，長于料事，料人平丘之會，爭承職貢，自日中至暮，必得請而止。游吉咎之，荅以晉政多門，貳偷不暇，何暇致討。

晉人伎倆，悉之熟矣。韓起懦弱，畏禮好名，故得以禮制之。至商人懷寶，不過居易，買還豈如沒明之家，修都雅之容，為珮服玩好者？且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述舊誓曰：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我。弗與，知其言顯不相應。夫貿易之事，一一必言之，君相君相，亦不勝其煩。且下同于治市之有司，成何國體？此明是迎合風旨，子產蓋不過借一環以樹風力，借一韓子杜絕晉大夫無藝之求，嗚呼！一子哲不敢制之于強，盛況大國之卿，雖然鄭疲晉楚力實憊矣。微子產將

不國事晉雖請謀鄭則忠不得不以名臣許之

禳火

有星亭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華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鍾子曰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情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倔強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

史折

猶將集

史懷十八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不測耳故觀其於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憚人借口不得賀子曰子產雖云博物君子然實無象緯之學即天人感應之理亦未深悉先是昭六年三月鑄刑書晉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鄭災則是子產不但不知弭災并召災亦不知矣十八年星孛大辰西及漢魯申胥知諸侯有火災梓慎

以為當之者宋衛陳鄭固不獨一鄭裨竈也里未知為火亦告子產以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惟國遷可免言後者鄭亦不獨一裨竈也祈禳之事雖理所不可解而事所不盡無如里析之說築城郭建廟社營官室立市肆街衢巷陌事事更新傷財勞費事寔難行若瑾華玉璜真長物耳子太叔之論未為非也雖其救火時條理得宜然與其張皇于危急之中何如解免于無事之日從來賢人君子誤國處正自不少徒以一念堅執不行曲突徒薪之計必爭焦

史折

猶將集

史懷十九

頭爛額之功然當時之損傷事後之興復公私兩敝不可勝言矣且瑾華玉璜雖弗予而禳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至七月又大為社祓禳于四方計其所費或浮於瑾華玉璜之值亦何常不禳但惡竈之沾沾自神其術故執意不從耳夫術士一言之驗因遂開要挾之端其風誠不可開然吾以為後之弗予執持也前之弗予冒昧也子玉不畀璜弁玉纓而覆師則以為玩物喪志子產弗與瑾華玉璜而失火則以為鎮物定紛此以名譽分是非耳吾所不能

國語魯頌

鍾子曰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頌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素王素臣其微可睹矣

賀子曰天王之尊義例別于諸侯周鄭交質丘明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不知體哉鍾氏謂忍出諸口責之正矣至詩者孔子所刪自言樂正亦在雅頌得所而曰以天子待魯豈其然哉則問蒨不知既灌不欲觀者又何也吾觀詩雖有四要其尤判者兩端而已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然則國與天下雖殊因得失以見盛衰用美刺以爲懲勸其意一也頌則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義不關于勸懲故詞惟美而無刺與風雅迥別魯自伯禽以下豈盡無失德者即春秋亦不勝書矣且家語有慶喪章甫之辭檀弓載蠶績蠶匡之語豈孔子之前遂無一爲美刺者固知魯未嘗無風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凡爲臣子共有天澤之義孰不當鋪張功烈以罔

史折

猶將集

史懷

陵昌熾祝其君豈十五國之人皆薄魯之人獨厚抑十五國之人皆直魯之人獨諛乎固知列國亦未常無頌也而皆孔子所刪也列國不存頌魯不存風者孔子魯人也魯人刪魯詩爲尊焉爲親焉若曰事有不可諱者已筆之春秋矣春秋因史作經正告天下萬世故不容于不直詩之爲用本以主文爲諷諫今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但存列國之咏歌今人一唱而三嘆已足以閑邪而興善矣何必暴揚宗國之短哉若其穢流人口無可滿滌寧見之他國之篇章如五兩雙綏載馳敝笱反出自齊人之口若曰本國之人能諱之鄰國之人不能爲諱之爲君父者亦可以戒矣此聖人之厚也豈曰以天子待魯哉楊子用修作經說論泮水之詩曰僖公戒項取須句取濟西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會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鄆子來而公不耻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歟天平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